

永康侯徐安的海疆守御人生

□蔡玉臻



蓬莱水城。王殿会 摄

明正统年间，倭寇频繁侵扰胶东海域，大明王朝的海防重心向山东沿海倾斜，登州作为“京津门户、渤海锁钥”，战略地位愈发凸显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徐安调任登州，出任山东等处总督备倭都司指挥金事，驻守蓬莱水城，开启了他长达数十年的海疆守御生涯。这位明代永康侯，以一生之力，守护海疆安宁，成为胶东历史上不可忽视的人物。其故事，也将在岁月长河中，继续被后人铭记与传颂。

渤海潮涌，拍打着蓬莱水城的砖石墙垣。500余年前，这里是明朝山东海防的核心要地。永康侯徐安，这位出身勋贵世家的将领，以爵位之尊、将帅之贵，扎根登州，筑城备倭，抚民安邦，将平生光阴镌刻在胶东海疆的防御体系中。他的人生，既是靖难功臣之后的世袭荣光，也是明代海防体系运转的生动注脚，在岁月长河里，成为蓬莱徐氏家族的开枝之祖，更留下了一段可触可感的海疆守御史。

勋贵承续

从合肥望族到登州侯门

徐安的人生起点，锚定在显赫的勋贵世家。其祖父徐忠(合肥人氏)是明成祖朱棣在靖难之役中的核心猛将，以勇猛善战、忠勇刚烈闻名于世。建文年间，朱棣起兵南下，徐忠以开平守将的身份率部归降，追随朱棣转战南北，参与郑村坝、白沟河、东昌、夹河、灵璧、渡江等关键战役，每战皆身先士卒，立下赫赫战功。白沟河之战中，徐忠单骑冲阵，被流矢射中手指。他不假思索，抽刀断指，继续挥军厮杀。这一幕被高处观战的朱棣尽收眼底，他当即惊呼“徐忠真壮士也”。凭借这份悍勇与战功，徐忠累迁至前军都督府左都督，特进荣禄大夫、柱国，于建文四年九月获封永康侯，食禄一千一百石，赐世袭铁券，成为朱棣倚重的股肱之臣。永乐十一年，徐忠病逝，追封蔡国公，谥忠烈，其爵位与荣耀，成为家族传承的根基。

徐安作为徐忠之孙，于永乐十四年承袭父爵，成为第三代永康侯。早年他曾历任锦衣卫正千户，在京畿宿卫中历练，积累了扎实的军事与政务经验。正统年间，倭寇频繁侵扰胶东海域，大明王朝的海防重心向山东沿海倾斜，登州作为“京津门户、渤海锁钥”，战略地位愈发凸显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徐安调任登州，出任山东等处总督备倭都司指挥金事，驻守蓬莱水城，开启了他长达数十年的海疆守御生涯。初至登州，徐安便深刻感受到这片土地的特殊使命——北接辽东，南连江淮，扼守渤海咽喉，是抵御倭寇、护卫京畿的第一道防线。他以永康侯之尊，放下勋贵身段，深入沿海卫所、渔村，勘察地形，了解海防短板，为后续的海防建设奠定了基础。彼时的登州水城，经永乐年间初建，尚需完善。徐安到任后，首要任务便是主持扩建与修缮，将这座原本的军事要塞，打造成体系完备的备倭指挥中枢。

筑城备倭

构建登莱海防屏障

登州水城又称备倭城，是明代山东海防的核心枢纽。徐安到任时，水城虽已初具规模，但城墙、炮台、水师府等设施尚不完善，难以应对日益猖獗的倭寇侵扰。他秉持“御海洋、固海岸”的海防思想，牵头启动了大规模的修筑工程。在徐安的主持下，登州水城的土城墙逐步改为砖石结构，增强了防御韧性；东、西、北三面增筑敌台，居高临

下，形成立体防御网；水门东西两侧修建巨型铁炮台，呈犄角之势，牢牢控制近海海面。

除了核心水城，徐安还带领军民，沿山东沿海修筑了23处卫城、千户所等防御据点，构建起以水城为核心、以沿海卫所为支撑、以村落联防为补充的完整海防体系。这些据点星罗棋布，相互呼应，一旦倭寇来袭，可迅速传递警情、协同御敌，让倭寇无处遁形。

除了修筑城防，徐安还着力强化水师建设。他整顿登州水师，扩充战船数量，规范训练制度，要求水师将士“习水性、练技击、严号令”，打造出一支机动性强、战斗力过硬的海上劲旅。这支水师常年于渤海、黄海海域巡逻，主动出击捕剿倭寇，多次挫败倭寇的登陆企图，有效遏制了沿海劫掠之风。

正统十四年，土木堡之变爆发，明英宗被俘，京师告急，朝廷紧急调遣山东各倭军勤王。此时的徐安，一边统筹沿海防务，防止倭寇趁虚而入，一边选派精锐部队北上勤王，全力保障京师安全。在国难当头之际，他以大局为重，展现了勋贵将领的责任与担当，让登州海防成为稳固的后方屏障。

在备倭过程中，徐安还展现出务实的治理智慧。当时，即墨县阴岛(今青岛红岛)孤悬胶州湾内，倭寇频繁在此登岸抢掠，而岛上居民分散居住，难以形成有效防御。经实地勘察后，徐安上奏朝廷，提议将岛上居民迁至陆地陈马庄安置，既保障了百姓安全，又便于集中管理、耕种生产。该提议获得了户部的批准，并顺利实施。这一举措，不仅化解了当地的安全隐患，也体现了徐安“御倭与安民并重”的治理理念。

抚民安邦

海疆内外的仁心与担当

作为登州永康侯，徐安不仅是防御倭寇的将帅，更是一方百姓的守护者。在驻守登州的数十年间，他始终秉持“内抚海邦，外备倭寇”的准则，在强化防务的同时，关心民生，化解隐患，赢得了当地百姓的爱戴与敬重。

登州沿海百姓多以渔盐为业，常年受倭寇侵扰与海况变化影响，生活困苦。徐安到任后，一方面加强水师巡逻，减少倭寇劫掠，保障渔民出海安全；一方面协调官府减免渔税，救济受灾百姓，帮助渔民恢复生产。他还鼓励百姓发展盐业、农业，因地制宜发展经济，让沿海村落逐步恢复生机。

对于沿海卫所的将士，徐安同样关怀备至。他体恤将士戍边之苦，协调朝廷发放粮饷、衣物等，改善营房条件，还定期组织操练，提升将士战斗力。在他的治理下，登州海防将士士气高昂，军民关系融洽，形成了“军民同心、共御外侮”的良好局面。

成化年间，礼部尚书周洪谩曾为徐安撰写墓志铭，评价他“惟公内抚海邦，外备倭寇，守镇海滨，御灾捍患，惠恤及人。抚下持身，久著贤誉”。这段评价，精准概括了徐安在登州的功绩——外抗倭寇，内安百姓，以一己之力，撑起了登莱海疆的安邦。

徐安在登州的驻守，也为蓬莱徐氏家族的繁衍奠定了基础。他落籍蓬莱后，带领族人扎根此地，修祠建庙，传承家风。其后人逐渐分布于蓬莱城里、徐家集村、潮水

镇淳于村等地，发展成为蓬莱一大望族。如今，蓬莱徐氏族人仍珍藏着徐安的祖碑。这块历经战乱幸存的石碑，见证了徐安与登州的深厚渊源，也承载着家族对先祖的铭记与传承。

岁月留痕

从水城到祠庙的永恒印记

成化十七年，徐安在登州任上病逝。闻讯传至朝廷，明宪宗赐祭葬如例，给予了这位勋贵将领应有的礼遇。其子徐倚承袭永康侯爵位，继续传承家族荣耀与海防使命。

徐安离世后，登州百姓与徐氏族人感念其功德，在蓬莱万寿宫东侧修建永康侯祠，专门供奉徐安及其家族神位，以铭记他筑城备倭、抚民安邦的功绩。这座祠堂见证了徐安与登州的不解之缘，也成为当地百姓缅怀先贤的重要场所。可惜的是，这座祠堂在解放战争时期毁于战火，后几经变迁，最终被辟为民宅，令人惋惜。

所幸，历史的印记并未完全消散。徐安主持修建的登州水城，历经六百余年风雨，至今仍保存完好，成为国内现存最完整的明代水城之一。如今，蓬莱水城恢复了明代备倭都司府的原貌，建筑面积近5000平方米，是国内唯一一座以明代海防为主题的仿古建筑群。走进水城，可看到徐安当年主持修建的城墙、炮台、水师府遗址，仿佛能看到他当年在此运筹帷幄、巡防的身影。

而徐安的祖碑，也历经波折得以保存。当年，徐氏族人冒着风险将祖碑抢运回村，后安置于徐氏祠堂。最终，祖碑被运至蓬莱水师府院内妥善保护，成为见证徐安生平与蓬莱徐氏家族历史的珍贵文物。这块石碑，与水城、备倭都司府一同构成了徐安留给后世的历史坐标，让后人得以追寻这位明代海疆守御的足迹。

余绪绵长

永康侯世家的忠烈传承

徐安之后，永康侯爵位传至第十代。直至明朝灭亡，家族始终秉持忠勇家风，延续着保家卫国的使命。其后人徐倚承袭爵位后，曾参与平定湖广地方叛乱，攻破贼寨40余处，斩获贼首千余人，立下赫赫战功；十世孙徐锡登在崇祯末年孔有德叛乱中，率全家坚守登州城，最终壮烈殉国，其妻朱氏捧着祖宗牌位自焚而死，践行了“世代忠烈”的家风。

从徐忠靖难建功，到徐安登州备倭，再到后世子孙殉国守土，永康侯徐氏家族以百年传承，书写了一段“忠勇传家、保家卫国”的家族史诗。而徐安作为家族扎根登州的关键人物，其功绩不仅在筑城备倭、抚民安邦，更在于为家族注入了“守土有责、为民尽责”的精神内核。这种精神穿越数百年，仍在蓬莱徐氏族人中代代传承。

站在今日的蓬莱水城，海风依旧，潮起潮落。徐安当年修筑的城墙，仍在守护着这片土地；他留下的海防智慧成为明代海防体系的重要遗产；他与登州的缘分，早已融入蓬莱的历史文脉。这位明代永康侯，以一生之力守护海疆安宁，成为胶东历史上不可忽视的人物。其故事，也将在岁月长河中继续被后人铭记与传颂。

小山村里的童年趣事

□林绍海

儿时的山村，没有娱乐设施，却藏着最自在的天地。一群布衣稚子，用最简单的乡土游戏，填满了整段天真烂漫的年少时光。岁月流转，许多人事渐渐模糊，唯独那些带有泥土气息的童趣，依旧鲜活如初。

跳房子。每当放学后或是星期天，村口及街头巷尾总能瞧见我们这群孩子的身影。参与者踮起脚尖，单脚轻跃，稳步落地后，小心翼翼将瓦片踢进每道房格中。整个前行过程不能压线，更不能越界。一旦失误，马上退场。输者，心有不甘；赢者，笑声朗朗。

跳绳。这是贯穿四季的寻常游戏，女孩甚是喜爱。一根麻绳，两人各握一端，用力甩动，绳影翻飞，嗒嗒的落地声响清脆悦耳。有单人独跳，有双人对跳，欢声笑语洒满整条村巷。

踢毽子。待到冬日，五颜六色的毽子便成了女孩子们的至宝。脚尖起落盘旋，灵巧翻飞。她们围在一起比技艺，说笑、嬉闹，身心愉快，不言寒冷。

打尖儿。男孩子总有几分肆意的顽皮与野性。一截短木棍，两端削尖，用一根粗木棒尽力敲起，横着拍打，让其飞出老远。木棍画着弧线落地的瞬间，小伙伴轮番俯下身，手握打尖棒努力伸向前方，逐一划杠做标记，丈量远近，全然不顾身上沾满了灰尘或污渍，只为赢得名副其实的尖。

打瓦又称打土豪。游戏前，有同伴拎着几片青瓦，立在墙根当靶子，众人依次躬身瞄准、抬手投掷。瓦片被撞击后落地，脆响连连。谁能一举将瓦片尽数击倒，便是众人追捧的孩子王。

玩泥巴。这是孩童最热衷的乐事。取一团黄泥，随心操作，捏出泥碗、泥壶、小泥人等。更多人偏爱摔泥炮。将揉好的泥团高高举起，狠狠砸向地面，“啪”的一声脆响，泥花四溅，哪怕双手沾满泥浆、衣衫缀满泥点，也毫不在意，只在意谁的泥炮更响。

弹珠球。在地上划好界线，男的女的各自掏出五彩弹珠，错落摆放在线内。而后，三三两两蹲在界外，个个敛住气息，抿紧小嘴，眼睛瞪得溜圆，拇指抓紧弹珠，指尖蓄力一弹，目光紧紧追随着滚动的弹珠。待到珠子相撞发出脆响，便眼跟舒展，欢呼嬉笑着把赢来的弹珠收进衣兜，心里是满满的成就感。

拾把骨。把骨通常是五颗打磨得圆润的碎石子，是我们最珍贵的宝物。慵懒的午后，阳光温柔和煦，几个小伙伴坐墙角阴凉处，指尖灵巧翻飞，抛石、接石、拾石，一招一式循序渐近，动作轻柔娴熟。偶尔失手掉落，便笑着重来。把骨的碰撞声夹杂着轻柔的低语和嬉笑，演奏出一曲快乐的童年乐章。

抽陀螺。空旷的操场成了抽陀螺的舞台。亲手削制的木陀螺，是秋日里孩子们最好的玩物。将鞭子缠绕陀螺几圈，轻轻置于地面，猛然抽开，陀螺便稳稳地飞速旋转起来。我们紧随其后，不时扬鞭抽打，让陀螺久久不停，悠悠转动。一个个奔跑追逐的身影，为清冷的秋日山村注入鲜活且热闹的烟火气息。

摔跤。身体壮实的男孩偏爱洒脱的自由式摔跤。男孩两两结对，站稳马步，俯身拉腿，比拼气力与摔跤。没有烦琐的规则，只是纯粹的较量。摔倒了便笑着爬起，落

败了便坦然认输。一身尘土，一身汗水，藏着乡村孩子坦荡磊落的性情，自在真纯。

捉迷藏。暮色四合，炊烟袅袅，乡村的黄昏最是热闹，捉迷藏成了全村孩童的集体盛宴。一人闭目数数，其余伙伴四散藏匿。房前屋后，小径深处，水泥石子、草垛等，处处是藏身之所。数过几个数之后，小伙伴们都藏好了，搜寻者蹑手蹑脚，搜得仔细；躲藏者屏息敛气，不敢出声。夜色渐浓，大人们声声呼唤孩子回家，我们才依依不舍地散去，将未尽的欢乐留给温柔的晚风。

老鹰捉小鸡。所有的集体游戏里，老鹰啄小鸡百玩不厌。一人化身机敏凌厉的老鹰，左右迂回，伺机突袭；一人张开双臂，做温柔护崽的母鸡，奋力格挡，步步守护。身后的伙伴紧紧牵住衣角，连成长长的队伍，化身胆小又可爱的小鸡，跟着队伍左右躲闪、跌撞奔跑。跌跌撞撞的身影，热热闹闹的追逐，拼凑成童年最温馨的画面。

背媳妇、娶新娘。少年心性天真，总爱模仿大人，因此爱玩背媳妇、娶新娘的趣味游戏。无需道具，无需彩排，伙伴们随意分工，有人扮演新郎、新娘，有人充当围观的宾客。小小的身影，笨拙又认真地模仿嫁娶礼数，一举一动稚气十足。男孩弯腰背起小伙伴，脚步虽踉跄，神情却格外郑重。没有世俗烦冗，只有孩童纯粹无邪的欢喜。这朴素的小游戏，点缀了整段乡土童年。

岁月匆匆，时光远去。回首那些土里土气的游戏，那一段质朴纯真的乡间童趣，依旧温温滚烫。那是岁月赠予我们最珍贵的礼物，也是一辈子忘不了了的乡愁，是我们心底最干净、最踏实的念想。

胶东灵山西麓，自古青壤腴野。自西汉高祖六年(公元前201年)曲成侯国肇建，至唐武德六年(623年)县废墟沉，再历明清至今村落绵延，曲成这方土地，以侯国之尊、古县之脉、村落之韵，书写了一部从辉煌走向延续的历史长卷。

西汉初年，天下初定，汉高祖刘邦论功行赏，封开国功臣曲成侯，食邑四千户。曲成以胶东灵山西麓之地，建曲成侯国都城。这是曲成之名首次登载史册，亦是汉初东莱大地首个正式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

据《史记》《汉书》记载，当时曲成侯国以“曲成”为名，一说是曲成侯下曾在此地习练武艺，以“曲身勤功，成就大业”自勉，因此称习武之所为“曲成武场”，后沿用为国名；另一说源于《易经》“曲成万物而不遗”的哲思，取其包容万物、兴盛昌隆之意。晋代以后，文书中逐渐将“曲成”写作“曲城”，字形演变背后，是岁月对地名的深刻镌刻。

曲成侯国，曲成古县与曲城村落的历史续章



灵山下下的千年回响

□曹景广

西汉后期，诸侯王国势力渐弱，中央集权不断加强。曲成侯国遂改制为曲成县，隶属东莱郡，从此开启了长达824年的古县岁月。从西汉初立县，至唐武德六年废县，曲成县历经两汉、三国、两晋、南北朝、隋、唐等朝代更迭，虽建制屡有变迁，但其作为东莱腹地核心县治的地位始终未改。

西汉时期，曲成侯国农商并举，冶金铸铁技艺初显，海盐生产丰富，所产金器、铁器远销齐鲁四方。文化教育亦蔚然成风，中原典籍传入胶东，催生了本土文明的觉醒。这片土地不再是蛮荒边鄙，而是车水马龙、烟火繁盛的胶东雄藩，为后世招远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西汉后期，诸侯王国势力渐弱，中央集权不断加强。曲成侯国遂改制为曲成县，隶属东莱郡，从此开启了长达824年的古县岁月。从西汉初立县，至唐武德六年废县，曲成县历经两汉、三国、两晋、南北朝、隋、唐等朝代更迭，虽建制屡有变迁，但其作为东莱腹地核心县治的地位始终未改。

两汉时期，曲成县延续侯国时期的兴盛，设官署、立学堂、修水利，响水河两岸农田广布、五谷丰登，百姓安居乐业。三国魏晋之际，战乱频仍，曲成县地处齐鲁要冲，城墙屡经修缮，城郭范围亦有所调整。南北朝时期，民族融合加速，曲成县吸纳了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与技艺，手工业愈发繁荣，金器制作、纺织业闻名遐迩，出土的魏晋时期汉砖、瓦当、铜器等，皆见证了这一时期的文明交融。

隋唐一统天下后，全国行政区域重新规划，曲成县因地处山区，疆域狭小、人口渐少，于唐武德六年(623年)被废止，辖地并入掖县。之后，旧县城无人驻守管理，历经风吹雨打、岁月侵蚀，昔日繁华的城郭逐渐坍塌荒废，城墙、衙署、民居皆沦为废墟，唯有地下的三合土基石与散落的汉砖碎瓦，默默诉说着曾经的辉煌。

在曲成县存续的800余年间，虽无大规模的文书记载留存，但考古发掘与民间传说印证了其历史脉络。1958年修公路、1964年挖水渠和“农业学大寨”期间，故城遗址处多次出土汉代至唐代的砖瓦、陶器、铜器等，其中以汉砖、汉瓦最为丰富。砖纹多样，纹饰精美，涵盖几何纹、云气纹、花卉纹等，是研究当时建筑艺术、审美文化的珍贵实物。民间流传的“北街大桥”“财神庙”“杀人场”等地名，亦与古县城的城门、护城河、刑场等布局高度契合，成为还原曲成县城格局的重要线索。

曲成县废城墟沉之后，这片承载着千年荣光的土地，并未就此沉寂。此前，县城周边散居着迟家、罗家、蒋家、郭家等零星村落，百姓多依山而居、薄地而耕。县废之后，为寻求便利的生活条件，周边百姓逐渐向地势平坦、傍水而居的县城旧址迁移。他们就地取材，以废墟中残存的汉砖、青石为建材，以城北门地带为基地搭建房屋居住。久而久之，聚集的人口越来越多，形成了固定的村落。因地处原曲成县城旧址，村民们沿用“曲成”之名，将村落命名为曲城村，既铭记故土的历史渊源，亦传承着千年的文化根脉。如今，西曲城村北街村中古宅上的花饰汉砖、青灰花岗岩桥石、六棱花岗岩石绑人桩等，皆是当年侯国的鲜活遗存。

宋元时期，曲城村规模渐扩，村民以农耕为生，兼营手工业，利用故城遗留的石材、砖瓦，修缮房屋、修筑村道。村内那些唐宋时期建造的宅院，便是这一时期的建筑遗存——其墙体以整块或破半汉砖砌筑，涵盖装饰用薄花砖、主体墙厚花砖、城门垛专用大块砖等多种形制，是故城建筑的“活化石”，历经数百年修缮，仍屹立至今，成为曲城村历史沿革的最佳佐证。

明清时期，曲城村迎来发展鼎盛期，人口大幅增长，村落不断扩大，房屋鳞次栉比，街巷纵横交错。明代，杨姓族人从外地迁入，在曲城村东的土地上建房定居，繁衍生息，后形成独立村落，名曰东曲城，原曲城村则改称西曲城村。两村隔地相望，合称“曲城村”，这一名称沿用至今。村民们在村中修建祠堂、庙宇，祭祀祖先与乡土神祇，传承着儒家伦理与民间信仰。民间自发整理地方史料，侯国往事、古城轶事口耳相传，为后世地方文化研究留存了珍贵素材。

近现代以来，曲城村作为汉曲成故城遗址核心区，受到学界与政府的高度重视。村民们世代守护着故城遗址，自发清理散落文物、保护古宅古迹。1958年以来，烟台市及招远市文化部门多次在此开展考古调查，确认故城仅存一层汉曲成文化土层，出土的商周青铜器多为随葬品与传世品，进一步佐证了曲成侯国肇始于西汉的历史事实。如今，曲城村不仅是村民安居乐业的家园，更是研究胶东地方史、汉代侯国制度的重要文化地标，村民们以史料整理、口述史等方式，持续传承着曲成的千年文脉，让汉家侯国的荣光，在村落的烟火日常中生生不息。

从西汉曲成侯国的开疆拓土，到唐朝之前曲成的文脉绵延，再到曲城村的文化传承，曲成这方土地，历经2000余年的风雨，始终坚守着文明的根脉。它见证了大汉雄风的激荡，古代胶东的兴盛，亦承载着当代乡村的新生。每一块汉砖、每一段传说、每一处遗存，皆是历史的印记，镌刻着曲成独有的精神密码，他是招远千年历史的根和魂，他成为招远乃至胶东文明不可或缺璀璨篇章。



投稿邮箱: ytrzbk@126.com